

FALANKEFUXUEPAI

PIPANDESHEHUILILUN

江天骥主编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 批 判 的 社 会 理 论

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的社会理论

江天骥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段光玲
封面装帧 邹纪华

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的社会理论

江天骥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54,000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书号 2074·381 定价 (六)0.64元

前 言

今天，世界正处在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现代西方哲学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哲学派别林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剖析这些哲学流派，是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它对于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学习思维逻辑上的新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我们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非常落后，几乎是“空白”。这种状况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新时期、新任务，显然是不适应的，必须迅速改变。应当立即组织哲学专业工作者和业余工作者，共同协作，大力加强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工作，以迎头赶上去。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就是我们尝试作这种努力的初步成果。本书收集了评介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前期和后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论文，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本人著作的选译，以及西方学者对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哲学思想的评论选译，可以给西方哲学研究者及业余爱好者提供一个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门径。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竭诚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江天骥 1980年8月

目 录

前 言

- 批判的社会理论……………江天骥(1)
——法兰克福学派述评
- 弗洛伊德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夏基松(34)
- 马尔库塞的哲学思想……………江天骥(53)
- 评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
技术与科学》……………尹大贻(84)
- 控制的新形式……………马尔库塞(105)
- 伦理与革命……………马尔库塞(123)
- 哲学与现实的关联……………马尔库塞(139)
- 汉娜·阿伦特交往的权力概念……………哈贝马斯(155)
- 马尔库塞著作评介……………阿拉斯德尔(177)
- 评《知识与人的旨趣》……………雷蒙德·戈伊斯(233)

批判的社会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述评

江天骥

法兰克福学派

1923年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由私人筹款成立了社会研究所，这是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联合机构。1930年法兰克福大学教授霍克海默尔就任研究所所长以后，就结束了以前一段时期研究所对哲学的忽视。他使一些哲学家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并以社会哲学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这样就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他们为分析当代社会及其历史根源发展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和方法，叫做“批判的社会理论”。

霍克海默尔不久便创办《社会研究杂志》作为研究所的理论刊物，创刊号出版于1932年。当时纳粹即将上台，面对着这种日益紧迫的威胁，霍克海默尔有远见地把研究所的主要工作人员和杂志编辑部迁出德国。最初迁到日内瓦，其后是巴黎，最后于1934年迁往美国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找到了栖身之地。

1934—1939年间,《社会研究杂志》用德文在巴黎出版;巴黎沦陷以后,这个杂志的最后一期(1940—1941)用英文在美国出版。霍克海默尔、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其他代表人物从1932到1941年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其后屡次再版。

1949年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波洛克回到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主要代表继续留在美国。1950年重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同时形式上仍保留研究所在纽约的分支机构。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分别担任研究所的正副所长。《社会研究杂志》没有恢复,但研究所不久即连续出版《法兰克福社会学丛刊》。

1958年霍克海默尔退休,所长由阿多诺继任。

阿多诺的学生和同事哈贝马斯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的最杰出的继承人之一。从1964年起,他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在思想上领导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派。社会学家韦尔默尔和奥菲属于哈贝马斯的门徒之列。

1969年阿多诺去世,霍克海默尔的学生施密特被任命为研究所所长。1971年他着手把《社会研究杂志》各期全部再版。法兰克福学派在西欧和美国看来还将继续产生一定的影响。

批判的社会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理

论。它包括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许多学说，以马克斯·霍克海默尔、特奥多尔·W·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瓦尔特·本阿明、埃里希·弗罗姆、奥托·基希海默尔、莱奥·洛温塔尔、弗朗茨·诺伊曼和弗里德里希·波洛克为其主要的代表。

法兰克福学派在三十年代还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社会理论就是以马克思著作为基础对现代社会继续进行分析。这里“批判的”一词特别指那构成马克思工作的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霍克海默尔 1937 年发表的《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以及同年由霍克海默尔和马尔库塞合写的论文《哲学和批判的理论》都最清楚地说明这种理论的性质。马尔库塞在 1938 年把“批判的理论”解释为“《社会研究杂志》里的以辩证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阐述论文所提出的社会理论。”^①

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区别何在呢？按照霍克海默尔的看法，传统理论家力求通过纯粹智力劳动来达到一个没有矛盾的和谐理论的企图，反映他对于这个理论所源出的物质生产过程的非批判态度。这个观点的危害在于它把抽象概念变成具有实体的意识形态范畴。霍克海默尔指出在知识和研究领域内的社会历史因素：科学研究是由工商业与政府指导和提供经费的；它们接受的指令主要来自生产

^① 马尔库塞：《论快乐主义》，载《否定：批判理论论丛》，彭吉恩出版公司 1972 年版，第 282 页。

过程,而且最重要的,观察的对象是历史地给予的,观察的主体(人)就他的方法论的和范畴的工具来说则是历史地和社会地决定的。他以此来推翻传统理论的非历史的概念。

其次,传统理论的实际社会环境和它所服务的目标对于这理论本身是外在的。换句话说,这理论标榜客观主义,力求避免一切“成见”和“利益”,而在它的最近一种形式中,自称以“脱离价值的研究”为它的成规。反之,批判理论则把一个确定目标包括在它的分析结构中,并且明显地把自身作为“创立一个适合于人的能力的需要的世界的历史努力的不可分离的环节。”^①

这个理论怎样能够献身于实现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呢?这是受历史条件决定的。在现代史初期的传统理论(霍克海默尔把笛卡儿的《方法论》看做这种理论的原型),在破坏荒谬的思想方式和为人类征服自然开辟新的可能性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象培根和笛卡儿这样的哲学家明白表示知识的新基础会导致社会进步,但他们不能够表明这些希望如何和新的方法内在地联系起来。霍克海默尔认为这个事实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条件,因为一切人的基本需要可能得到满足的实际环境还未出现。然而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可能性的真实基础已经建立,正是这个时候批判的理论(和被压迫者的社会纲领)要求通过合理的生产方式

^① 霍克海默尔:《传统理论和批判的理论》。见《批判的理论》,纽约西伯里出版社1974年版,又见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编:《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1968年版,第二卷,第193—194页。

来实现这个可能性。这个要求是以现实的历史可能性为基础的。

按照批判的理论，对于当前社会的任何充分的研究，必须能够描画社会现实的三个方面，简单说来就是：第一，现有的一套制度起作用的确切方式；第二，过渡到一套较合理的制度（即会消灭战争、不公正、贫穷和压迫的制度）的目前可能性；第三，野蛮状态的增长、压迫的加强和热核战争的毁灭的目前可能性。显然我们对社会进行分析所最需要的结果，是第二方面的情况。但现存的一套制度已经包含有第二和第三方面的可能性。现实的东西包含可能的东西作为它自身结构的一部分。成功的实在永远是某些可能性的实现和其他可能性的制止，但这两类可能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实在的永恒的特性，并且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所以，对于社会的可能合理改造的关切是当代社会研究的一个必要成分。任何这种研究的结果能够而且应当从关于这个可能性可以得出什么结果的角度加以考察。对于研究中使用的概念和方法论必须仔细检查，以便决定它们是否胜任这个复杂的工作，即把现存制度与超越这个制度的可能性之间的紧张动态揭露出来，批判的理论把自己定义为集中注意这个工作的理论。

上面所述就是《哲学和批判的理论》一文（主要是马尔库塞写的）的大意。马尔库塞说：“在社会过程的理论再造中，流行情况的批判和它们的趋势的分析必然包含朝向未来的成分。”^①具体地说，这个理论力求把社会生产组织中

^① 马尔库塞：《否定：批判理论论丛》，第152页。

的、技术发展中的和大多数群众意识中的那些构成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的可能基础的因素，辨别出来。在历史的这个时刻，当自由与幸福的古老设想第一次能够和足以在普遍规模上同实现这个设想的生产过程相连起来时，社会理论必须发展一个把能够实现所希望目标的条件描画出来的纲领。接受这个工作决定了这个理论所用概念的选择和意义：“马克思的范畴：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穷困和崩溃，是一个概念整体中的各个环节，它的意义不是要在现社会的再现中，而是要在它走向合理社会的改造中去寻求。”①

这就是批判理论的观点。要是它有一个成为它的方法论的特征的显著原则，那就是：理论分析所使用的概念被认为就是它们力图掌握的实在的组成要素。因而这些概念同时有助于改变实在、而自身也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受改变。这是表现于批判理论中的辩证思想的性质。这也是使批判理论区别于传统理论的最重要的原则。

马尔库塞在1937年写的论文《哲学和批判的理论》中，提出为什么批判理论必须在当代加以重新应用和发展的三个理由。第一，在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阶段，必须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过去历史的基础上去理解这个现象；第二，世界上一些部分深思熟虑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使重新研究解放斗争的目标成为必要；

① 霍克海默尔：《批判的理论》第二卷，第167页。

第三,在“把成熟了的历史形势内部已经出现的可能性提到意识上来”^①的过程中那些目标的特定内容必须有所改变。马尔库塞在这里所说的要加以发展的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号。按照霍克海默尔的观点,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本身则是在集体的、垄断的资本主义代替个人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出现的。

下面我们看看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怎样分析当代资本主义。

法兰克福理论家相信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需要一个性质上更强和更活跃的国家,一个能够直接干预经济和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敌人,包括小资本本身采取坚决行动的国家。一切批判理论家都反复强调这一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经济和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古典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和破坏的经济后果的反应,法兰克福学派所有成员都承认回复到自由主义的任何企图是政治上的破产,但仍有不少人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方面是留恋的。

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成员都注意研究如何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法西斯主义的过程。基希海默尔指出在政治上以个人意见为基础(受公共舆论节制)的国会妥协被以各个压力集团为基础的群众民主妥协所代替;诺伊曼指出在公法上特殊的实体的法律代替一般的形式上的法律;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指出三十年代以后在艺

^① 马尔库塞:《否定:批判理论丛》,第158页。

术上由“为艺术而艺术”的自主运动过渡到由文化工业所操纵和产生的群众文化，这一切都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表示个人自主权的最后方面的放弃，和法西斯制度的关键因素的准备。

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中，至少霍克海默尔曾一度接近人民阵线时期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的观点：主张市场资本主义已经崩溃了，国家对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是一个幻想。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上的”最后阶段。老的市场交换崇拜和匿名的统治在这里被直接的政治手段和“公开的恐怖”统治所代替了。但霍克海默尔很清楚，没有任何社会是能够单独依靠公开的暴力成为一体的。他在《理性的结束》一文中用技术掩蔽物(Technological veil)(技术统治崇拜)的压力来部分代替后一种压力。这里霍克海默尔的技术掩蔽物类似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在稍后的《权威国家》一文中，霍克海默尔第一次把对苏联的批判包括在他的分析里，谈到权威国家的三种不同类型，其中德国法西斯主义还不是最现代化的和最合理化的。从此，他和当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就完全破裂了。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对于一个超资本主义的却仍然是阶级敌对的新社会形态的可能性本身这个问题，四十年代的批判理论的主要路线代表(霍克海默尔和波洛克)是怎样答复的。四十年代的这条路线是逐渐形成的：它认为新的“国家主义的”社会形态(至少是倾向性地)已经以三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指出霍克海默尔的社会哲学的转

变。波洛克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更为明显。他最初认为短期地代替自由资本主义的结束而出现的将是重建的资本主义，不过是在现存社会关系体系基础上的新星座：垄断资本主义，但波洛克从来不认为这个解决是稳固的。例如他一再考虑到长期的经济停滞的可能性。这就是波洛克所见到的没有经济计划的垄断资本主义。在1932年波洛克只提出两个长期的选择：在现存社会环境中的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是在1933年他描出第三个客观可能性的轮廓。他现在指出一个完全新型的由国家调节或控制的垄断资本主义：废除契约自由；把某些关键性经济部门国有化；把获利从属于增长作为主要的经济标准；并且通过财政政策、政府定货和直接资助来保证私人的垄断部门的继续生存。^①波洛克还并没有说这是一个新社会形态的出现，但是他认为国家的控制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实际上整个资本以国家的形式来计划生产过程。这样波洛克在1932年，马尔库塞在1934年，霍克海默尔一直迟到1939年都先后把权威国家宣布为稳定的垄断资本主义逻辑上必然的政治形式。这里可以看到三十年代的批判理论还保留着共产国际的部分主张。

波洛克至少在1933年还相信，那一年出现的极权制度，不象苏联的计划经济，仍然含有自由资本主义原有的危机趋势。波洛克当然缺乏共产国际关于这种情况的乐观主

^① 参看波洛克：《资本主义诸阶段》，慕尼黑贝克出版社1975年版（下同）。

义。依他看，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动力的一个要害方面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其它资本主义社会，都正在丧失：这就是“主体因素”、变革的潜在动力、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大概是头一次论证批判理论的这个基本信念；在革命无产阶级衰落的原因当中，波洛克指出现代生产合理化方法是对受教育的技术熟练工人阶级的破坏以及操纵群众和暴力压制的新方法。^①从这方面看，可以认为探讨法西斯主义经验对于批判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四十年代的批判理论在一个根本方面发生了变化：那个解决了(或避免了)资本主义最后危机的国家现在被解释为一个新社会形态：“权威国家”(霍克海默尔)或“国家资本主义”(波洛克)^②。由于霍克海默尔开始把苏联包括在阶级敌对的和剥削的社会形态当中，他便开创了把国家统一管理的工业社会形态作为新的批判领域的可能性。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仍然坚信晚期工业社会只能有二者择一的前途：“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在四十年代的苏联他们终于看到第三种可能的前途，这就使批判理论不再简单地接受政治上制定的计划就是进步这种看法了。只有对苏联的批判才允许以政治计划批判来代替商品制度批判，以国家批判来代替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参看波洛克《资本主义诸阶段》，第60—61页、第68页。

^② 霍克海默尔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当代的权威国家。”所以这两个名称是没有根本区别的。

对三种权威国家的解释

四十年代初，几个法兰克福理论家研究了他们有的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新社会形态的特征。他们特别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写出了研究论文。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可以说是比较精细的，霍克海默尔相信把经济统治直接地和粗暴地转变为政治权力只是巩固生产方式的一个方法，却不是最好的方法。权力要成为真的有效，必须转变为权威，这是以文化制度（家庭、学校、宗教、工作场所等等）为媒介的得到（明显、隐含或下意识的）同意为基础的。所以德国法西斯主义具有群众心理基础。马尔库塞早在1934年就系统地研究了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伪共同体（Pseudo-Gemeinschaft）意识形态，而弗罗姆在三十年代和阿多诺在1940年和1951年之间对于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心理发表了重要的著作。^①正是阿多诺利用由威廉·赖希和弗罗姆所创始的弗洛伊德——马克思“综合”的成果作为批判理论内部的主要倾向。阿多诺指出：因为法西斯主义不可能用合理的论证来争取群众，它必定从心理上着眼，必定要动员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和退化到幼稚行为的过程。“当群众被法西斯宣传所掌握时，所发生的情况并不是本能和冲动的自发的最初表现，而是他们的心理的伪科学的新

^① 参看弗罗姆：《逃避自由》；阿多诺：《全集》第8—9卷，祖尔坎普出版社1975年版。

生——弗洛伊德在他讨论有组织团体时所描绘的人为的退化到幼稚状态。群众的心理被他们的领袖接过来改变为他们自己进行统治的工具。它并不是自身通过群众运动直接地表达出来。这个现象并不是完全新的，而是历史上一切反革命运动所预示的。”^①而且，不仅反革命运动常常利用“群众心理”加以操纵，“毫无疑问，即使最进步的政治运动，要是它自己的合理内容由于转向盲目权力而被破坏了，也能够堕落到‘人群(the crowd)心理学’及其操纵的水平。”^②

上面已经指出：阿多诺还相信由文化工业所产生和操纵的群众文化，也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心理上的操纵准备了条件。所以，至少在社会心理上，阿多诺能够把法西斯主义看做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问题。

其次谈到对第二种权威国家的解释。基希海默尔是认为苏联已过渡到一个完全的权威国家的第一个法兰克福理论家。1933年他写了《马克思主义、专政和无产阶级组织》的论文，修改了以前《社会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学说》(1928年)一文对苏维埃政治的肯定的评价，批评了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权威主义倾向^③。按照基希海默尔的看法，这些倾向导致党与官僚国家行政的同一化，由于接受官僚政治体制既破坏了党内民主、也破坏了以前党对基层群

① 阿多诺：《弗洛伊德学说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方式》。见《法兰克福学派基础读本》，纽约1978年版，第134—135页。

② 同上书，第135页。

③ 两文均见基希海默尔：《政治、法律和社会变革》，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